



编辑/李燕 E-mail/zkrbly@sina.com

A05 版

2014年9月29日 星期一

一次找寻当年的记者走访——

# 咱们享的福是人家用生命换来的

□晚报记者 张劲松 姬慧洋 文/图

## 记忆 三团官兵并肩作战奋勇杀敌

9月26日，本报刊发了《一位原政协委员的历史追溯——全团官兵壮烈殉国于淮阳朱集》的报道后，不少读者致电本报表示关注，还有一些读者想了解更多关于朱集血战、国民党第十八集团军陆军暂编五十六师第三团（以下简称三团）全体官兵牺牲时的情况，想更深入地了解英雄。26日，记者在淮阳县朱集乡朱集村进行了实地采访，一些知情者讲述了当年三团官兵奋勇杀敌、英勇就义的情景。

9月26日上午，记者来到三团官兵就义所在地朱集村。72岁的村民朱兰生介绍，他是朱集血战那年出生的，当年朱集还是个寨子，东西南北方各有寨门，寨门和寨墙都非常坚固。三团官兵在此就义那年，朱集寨寨主正是他的爷爷朱书净。

“听我爷爷说，当年三团官兵作战英勇，打退了日军的冲锋，后来日军使用了毒气，加上三团官兵的弹药都打没了，日军才攻下寨子。传说三团有个神枪手，顺着号音就能把小鬼子的脑袋打烂。”朱兰生说，“三团官兵的英勇顽强，

通过口口相传、代代相传，在俺村村民心中已扎下了根。听上辈儿人讲，三团官兵牺牲时的惨状令人不忍目睹。咱们今天享的福是人家（三团官兵）用生命换来的！”

“我小时候就听上辈儿人讲过三团官兵在朱集血战中英勇抗敌的故事。前些年建房子，村民经常会从地下刨出弹壳、手榴弹什么的。”38岁的村民朱钦义对记者说。

84岁的村民朱从良说，由于三团官兵作战英勇顽强，如今，在朱集村还流传着一个歇后语：三团队伍——死守！

## 激战 从早晨打到傍晚才结束

对于72年前发生在朱集村的战斗，朱从良记忆犹新。“那年我12岁，战斗打响的前一天晚上，三团官兵就进驻了朱集寨，他们紧急修筑了防御工事后，当晚分散住进老百姓家里。第二天早上，我正在吃饭，忽然听到远处传来阵阵枪声，之后枪声越来越近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枪声是三团团长徐春芳为了阻击日军，事先派出一个连的兵力在朱集寨东南约1公里处的邵河湾村与敌人接上了火。后来，该连虽消灭日军100多人，却终被日军吃掉，之后，日军就向朱集寨南门进发了。当日早饭后不久，南门外就传来了猛烈的枪炮声，那声音简直要把耳朵震聋了。”

“当时你看到了什么情景？”记者问。“谁还敢看呀，南门离我家只有约200米远，日军的炮弹随时就会落到院子里、屋顶上，村民随时都有被炸死炸伤的危险。当时，大部分村民都躲到红薯窖里了，我也如此。”朱从良介绍，当时有一户村民上房顶救火，被日军射死了。据推测，当天全寨有80多

位村民被炸死炸伤。

“当天傍晚时分，枪声越来越小，后来逐渐停止，我这才钻出了红薯窖。”朱从良介绍，“这时候，街道上横七竖八地躺着三团官兵的尸体，其状惨不忍睹。街道上到处都是日本兵，他们都骑着马，日本小队长还叽里咕噜地叫唤着什么。我看到南门被攻破，寨墙东南角也被打开了几个缺口，有一匹战马也被打死在那里，马身上穿了个直径约40厘米的大洞，据说那匹马是徐团长的。”

朱从良介绍，日军当晚住进了寨子，第二天10时许离开寨子，后来他们这些小孩子就在战壕里捡起了弹壳，一个地方就能捡到半篓子。

有关此次血战，朱集乡大张营村所著的《大张营村志》(前述徐汝芳所说《王楼村志》有误)详细记录了朱集血战的全过程。据村志的作者闫汝山介绍，《大张营村志》有关朱集血战的记载，是他当年根据朱集村多位亲历此事的年长村民口述内容整理而成的。

## 悲壮 三团官兵尸体运了两天

战斗打响后的第二天下午，暂编五十六师派出土兵清理战场，三团官兵的尸体是用一辆辆牛拉的太平车拉走的。“当时运送三团官兵尸体的太平车约有几十辆，犹如一个长蛇阵，看后让人心寒呀！”朱从良告诉记者，每辆车上都横七竖八地摆放着三团官兵的尸体，当时的寨民看到这种惨状，无不诅咒日军的罪行。直到战斗打响后的第三天下午，三团官兵的尸体才算运完，“那时候，朱集人是流着泪送别三团官兵

的。”

“三团官兵的尸体都被运往距朱集寨约10公里处的沙颍河南岸项城市水寨顺河街靠近大堤的地方，并在此安葬。”朱从良说。

徐春芳的孙子徐畅介绍，三团官兵墓旁葬有他爷爷的衣冠，他爷爷的尸体和坐骑则葬在今周口关帝庙南、大铁牛东的沙颍河北岸边，墓的南侧有一座庙宇，墓的北侧有个较大的芦苇坑。

## 凄凉 烈士陵园成民房 团长陵墓无踪影

9月26日18时许，在项城市政协原副主席徐汝芳的陪同下，记者来到当年埋葬三团官兵尸体的陵园所在地。记者看到，陵园所在地已经盖上了杂乱无序的民房，且这里的街道十分狭窄(如图)。附近居民代本亮今年60岁，他告诉记者，他小时候就听父亲说三团全体官兵牺牲后在此处理葬，不过，他从没见过有什么墓碑存在。“你看，这一大片都是当年埋葬三团官兵的墓穴位置，现在都盖上了民房，有关陵园的设施如今连个影像也没有了，不过，有关这件事的情况我父亲知道得更加详细。”代本亮指着当年陵园所处的位置对记者说。

之后，记者见到了代本亮的父亲代永存。“三团官兵在此埋葬那年我已经12岁了，因我家离此不远，出于好奇，我站在旁边看了很久，战士们有的缺胳膊少腿，有的面目全非，后来我越看越害怕，把眼睛捂住不敢看了。”代永存介绍，“我小时候听说这儿是当地袁家的一片空地，上面稀疏地长着一些树木，陵墓南部大的墓穴里葬有全体士兵的尸体，紧挨大墓北部有一排小的墓穴，二人一穴，葬着三团军官们的尸体。三团官兵的陵墓上还建了一

个好像是牌坊的碑楼，碑楼约有一间房子那么高。至于碑楼什么时间消失的我确实不太清楚了，估计是文化大革命前后吧。”

据在陵墓位置建房的村民李先生介绍，他家在建房时就刨出了很多骨头，后来听他母亲讲，下面埋葬着成百上千的三团官兵的尸骨。“那时候，每逢下大雨时节，地上就会漂浮出许多块骨头，不得已，我们就收拾起来在别处埋葬了。”

9月27日下午，按照徐畅所说的地点，记者从沙颍河北岸周口关帝庙前向东而去，寻访徐春芳陵墓所在地。在八一大道大桥东约100米处，记者看到了一座庙，这座庙的名字是“大圣庙”，在“大圣庙”的北侧正好有一个不小的芦苇坑。记者在附近采访了多位村民，可由于时间的变迁，没有人听说过此处有徐春芳陵墓一事。后来，在八一大道大桥西侧的一户人家，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村民说，他小时候听说有一个姓徐的团长在芦苇坑的坑边埋葬，可后来由于沙颍河大堤扩堤，那个庙宇的位置也向东移了一段位置，岸边也盖起了民房，具体位置已记不清了。

